

國文選讀

[下] (二)

中國人民大學

國文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書號：總6—2

國 文 選 讀〔下〕(二)

編 者：中 國 人 民 大 學
 中 國 文 教 研 室

出版者：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教學用書，非賣品)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511 (470+41)

目錄

淒風苦雨詣倫敦

吳文瀾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斯大林

中蘇兄弟同盟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堅強保障

二一

東北區合作社一九五〇年工作

基本總結與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務

東北區合作社聯合社 二七

祝詞

魯迅 三七

附錄

赤壁之戰

五九

怎樣寫報告

王翊 六

求醫

鮑·波列伏依 八

多寫此精采多樣的短篇小說……

波列伏依……九二

妻風苦雨話倫敦

吳文豪

——旅英紀實之一

飛機兜了幾個圈子，閃出讓旅客們繫緊安全帶的字幕後，便驟然沉入棉絮般的雲霧裏去。
|排克航空公司的招待員從機房裏走出來，親切地說：『這就是倫敦，天氣常是這樣壞的。我們在降落了！』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我曾到過倫敦。當時，在短短的三天裏，我希望能對這八百萬居民的城市有個概念。中心區的豪門大廈和櫛比的父子有限公司，當然是引人注目的；在地下火車站或地上的兩層公共汽車上，以及由於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飛機的轟炸至今還存留在街道上的斷壁殘垣和交通要道的牆角上，你所看到的，到處是五光十色的廣告畫和商業招牌。帝國主義所要保衛的『西方文明』，除了利潤二字以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來。

當時，馬歇爾的『援助』西歐計劃，對於很多天真的人們，還似乎有些想像的甜蜜味道。

工黨的右派領袖們，還在向人民配出其假冒的「社會主義」。可是世界在變化着，三年後的倫敦到底怎樣了呢？

走出飛機，疾風捲着急雨，打得人行走不得。二月下旬的島國天氣，對於不慣帶傘的大體旅客，真是一個惡作劇。

我和另外兩位旅客被引到諾索爾特航空站的「移民局」和海關去。三個穿便衣的漢子問明了那兩位旅客的來歷，便把他們放行了。一個有小辮子的漢子翻閱着我的護照，問是做什麼生意的，到英國來幹什麼？我說：「是代表人民日報來參加英國工人日報二十一週年慶祝會的。」另外一個帶眼鏡的和一個滿臉橫肉的，打量了一下我的小手提包，問有什麼貴重物品？我告訴那帶眼鏡的自己去檢查。這時那滿臉橫肉的漢子就問我口袋裏可有什麼文件？我說：「有，可重要呢！」隨手就從口袋裏掏出了一份登着周總理痛斥聯合國污蔑中國為「侵略者」的聲明的新華社英文稿，和準備在工人日報紀念會上講話的英譯稿，並告訴他：「問口袋裏的東西，是類似搜身的反常的不友好舉動。」這時他又擺出一副狐狸臉，連連解釋說：「這只是形式，形式！」他於是拿着兩個文件，到一邊和他的同伙們去會商了。那帶眼鏡的從我提包裏檢出了一摞中文材料，是范長江和鄧拓等同志關於改進人民日報的報告清樣。他大概是不懂中文的，反覆翻閱了好久，才問是什麼文件，我回答說：「你拿去把它譯成英文吧，最好能在晤士報上登載一下！」於是，他不響了。

足足有四十分鐘，我才得收拾好全部材料，通過了海關。

工人日報的代表阿塞·克列格和其他幾位在候客室等候迎接我的朋友，已在懷疑我是否也像去年年底去英國開會的各國和大代表一樣，下了飛機就被迫飛回去了。和來迎的朋友們歡晤寒暄了一會，一個朋友問我是否讀過當天報上斯大林大元帥對真理報記者的談話？我立刻就轉到旁邊寫着「斯米司父子有限公司」字樣的派報所，想買一份工人日報。但所得的回答，却是「沒有」。後來，我才知道全倫敦報紙的派售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斯米司公司包辦的。這類公司，除了少數長期訂閱戶外，並不零售工人日報。什麼原因呢？那只有老國們知道。

既然不賣工人日報，我只得買了幾份當天（二月十七日）的倫敦的資產階級報紙，匆匆和朋友們上了車，冒着雨向城裏進發。在保守黨每日電訊報第一版的邊上，登着斯大林大元帥談話的摘要；和它平行的，是十數種日用品較上週又漲價十分之一的新聞。這天的頭條新聞，是各地鐵路工人因要求增資十分之一，被工黨政府的鐵路管理局拒絕而罷工的事件。由於工黨政府援引了早該廢除的戰時制止罷工的所謂「一〇三五」號法案，將七個要求增資的碼頭工人代表拘捕起來，倫敦和其他各港口的罷工運動，正是方興未艾。英國生活費用的高漲，是這嚴重地威脅着所有的人們。不久以前，連英王自己也覺得日子不好過了，要求內閣給他增加補貼。馬上，工黨政府決定在他一年數十萬鎊的補貼項下，增加了四萬鎊（等於一百六十個普通

工人的全年收入)。可是，工人們呢？……

也是同一天的以工潮的原因爲題的社論裏，每日電訊報承認：『這些不滿（指工人罷工）的基本原因，自然是生活費用的無情高漲。』作爲保守黨的喉舌的每日電訊報警告說：『除非設法制止工業上不安的日益高漲的浪潮，否則將是對重整軍備的嚴重威脅！』

看看斯大林大元帥的談話：

『艾德禮首相應該從他自己及美國的經驗中懂得：增加軍隊和從事軍備擴張，就使得軍事工業擴大，民用工業減縮，使巨大的民用建設工程停頓，賦稅增加，消費品價格上漲。』

這是何等三針見血的話啊！然而，也是同天的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驅却說這個談話是對艾德禮的個人攻擊！

半小時後，我們在一個友人的門前下了車。女主人給養了盃熱咖啡吃，但逼人的寒氣依然不退。煤，質量壞，一般家庭還難以買到。已是晌午時分了，另一個朋友約去牠家吃飯，說是可以拿出一整月的配給肉量（約合中國一斤多）和整月的雞蛋配給額（三個）來款待一頓較爲豐盛的飯。大家都禁不住苦笑起來。目前英國每個人的配給肉量，比第二次大戰中最苦的年月還少了一半。當然，有錢的老闆們，可以買到雞鴨魚肉，可以在大餐館裏吃到一切。這，正和取消了配給制的衣服一樣，去年十月八鎊一套的，到今天已經超過了十鎊半，爲了增加幾個先

令的工資而和大亨們搏鬥的工人們，怎敢去鬧津呢？

因為還不覺得餓，就約了塞姆（一個朋友的名字）先到「東頭」（倫敦的貧民區）去轉轉。

因為還不覺得餓，就約了塞姆（一個朋友的名字）先到「東頭」（倫敦的貧民區）去轉轉。雨，這時變成一陣一陣的，太陽偶爾露露頭，就被行雲所遮掩起來。我們從最繁華的皮卡德爾大街僱了車，大體是沿着太晤士河北岸，經過伏利特（或譯維廉）街，倫敦城區，一直朝東走的。由於英國資產階級報業大王們的刊物大多集中在伏利特街，所以，這條街的名字已經成了反動宣傳的代名詞。說到倫敦城區，那裏並沒有像中國樣的城牆，它的特點就在於那方可數百丈、虎視眈眈的英倫銀行和其他數不清的錢莊大廈。這是英國獨佔資本家的「帝國」，猶如華爾街之於美國獨佔資本家一樣。可是，就在這個「帝國」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格羅斯文特街，那裏，大批的房子今天已經成了美國人的機關。從那裏走過，就像是到了華盛頓一樣，美國在倫敦的什麼「經濟統治處」、「司令部」，顯示出美國主子君臨一切的面目。同時，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範圍內，倫敦城區和華爾街的激烈的明爭暗鬥。

從「城區」到「東頭」，你就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雖然汽車行程不過是幾十分鐘。破舊的房屋，在陰濕的天氣裏，更顯得鮮酒不堪。戰時被炸毀了的房屋的殘骸，很多還原封留在那裏。這就是倫敦工人們應代聚居的區域。八口之家，擠在一間狹小的房子裏。一週平均不過五鎊多工資的工人，除了五分之二用在吃上，還要把約五分之一的收入花在房租上。房荒是這樣嚴重，以致一個房屋出租的小廣告登出一天之後，就有一七八家來爭租（工人日報二月十二

日）。根據最近倫敦市政當局的統計，單在大倫敦登記等着找房子結婚、或者生了兒子沒處睡的，就有二〇〇、三八八家。蓋房子吧？那，對於反動的資產階級來說，不如軍備重要。在第二次大戰時，僅只倫敦就有十七萬所房子被炸毀了。那些無處容身的英國人民，對於戰爭販子們的戰爭叫罵是懷着滿腔的憤怒的。

因為衣服都淋濕了，我們就改坐公共汽車往回走；在中心區特拉法加廣場下車，參觀了一下納爾遜（按為英十八世紀末海軍大將）的紀念像。如果說納爾遜在特拉法加的勝利，是象徵着『統治七洋』的大英帝國的黃金時代的開始，那麼，今天，在大西洋侵略公約下，『納爾遜的海軍』已經淪為美帝國主義海軍的一個側翼了。一月十四日，在艾森豪威爾到倫敦的第二天，就有大批的退役軍人（第二次大戰中在艾森豪威爾統帥下的官兵），帶着反對希特勒戰爭中所得的獎章，齊集陣亡將士墓前獻花圈，並派代表投書艾森豪威爾，表示：英國人民不要戰爭，請他和現在英倫三島的美國海陸空軍滾回家去！他們還計劃在納爾遜的紀念像前舉行示威大會，但被警察無理制止了。據報載，二月二十五日，英國退役軍人的組織，還要在這個特拉法加廣場上開會。他們的口號是：反對重新被召入伍，反對重新武裝西德，反對擴大侵略戰爭到中國。可惜由於我在二十三日必須離英，未能參觀這個盛會。

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寒冷加上飢餓，使人冷得有些發抖了，就找了一個叫香港樓的飯館，打算吃些中國味道的熱湯。一個二十來歲的廣東同胞操着北方話熱情地來招待我們。異國

相逢，倍覺親切。我們每人要了一大碗鷄絲麵，青年廣東店員又特意給我們拿出了些中國醬油和胡椒末，吃來頓覺舒快異常，恍若回到了祖國一般。

在暮色蒼茫中走到寓所，打開收音機，英國廣播公司正在報告新聞：倫敦碼頭工人的罷工又擴大了，鐵路復工問題談判失敗……。第二天的天氣預報，仍然是淒風苦雨！

（選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負起完成這個大綱的責任。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什維克總是約許了就要執行的。可是，擔起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擔起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要有什麼決議，——而且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對之說
係
山西走，
像一牛像

代表會議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經受過『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言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言是沒有完全履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複這種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實現呢？

爲要完成大綱，爲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要不是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是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是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前年百分之三十一。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技能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卻沒充分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而正因為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相反的，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够增加得更多，因為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末，要怎樣才可擔保不致又重複去年的怪事，才可擔保完全完成計劃、才可使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份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資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有這些資源

西鑛？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聚集區。鐵鑛、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皮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甚至綽綽有餘的。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願意而且能够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謀人民福利的政權。我們有這樣一個政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磨擦。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在建立第二個煤鐵根據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根據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受着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擁護麼？是的，受着這種擁護。在全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政權，是如蘇維埃政權這樣深受工農擁護的。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不患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又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為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為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不顧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用剝削主要商品消費者，用剝削本國工農羣衆，剝削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賴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够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爲根據的。可是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而它們也就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柄品，已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

維埃制度——使我們能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充分團結一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富有經驗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政黨的政黨。我們有這樣一個政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承認了。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賽是如何向我們黨拼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拼命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爲這政策使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中，甚至能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V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呢？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裏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